

适逢南怀瑾先生诞辰 105 周年,新书《南师的背影》现已上市。书的封面上这张南师背影照,2011 年 4 月拍摄于南师晚年定居的太湖大学堂。感谢摄影师王苗老师,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。

十年前的中秋前夜(2012 年 9 月 29 日),太湖南岸的一轮皎洁明月,见证了一代文化巨擘——南怀瑾先生(1918—2012)的离去。

2022 年 9 月 9 日,在“南怀瑾先生辞世十周年”线上纪念活动现场,宗性法师(按: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成都文殊院方丈)说:南师留在他脑海中的一个画面,是一张他的背影照……深以为然!

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九十多岁老人。照片中的南师,一袭坎肩,一根手杖,足蹬布履,瘦削的身形,稳健的步伐,透过层层叠叠的风雨长廊,形单影只,独自前行。黑白调的光影,幻化出历史的沧桑与深重。

人们常说,“见与师齐,减师半德;见过于师,方堪传授”。南师从他的老师——袁焕仙先生等先贤手中“接棒”,并且发扬光大。反观身后,南师晚年,常以“无门无派无弟子”自况。他时常流露出“后继乏人”之忧,又感叹“老朋友们一个个都离去了”,“老”为众“苦”之首。偶尔见他独坐一隅,默然无语,虽身边人来人往,却“旁若无人”。这何尝不是一种“曲高和寡”的孤独、知音难觅的忧伤。

这是一位一生求索、志笃意坚的老人。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!”年轻时的峨眉发愿:“为接续中华文化百年之断层而奋斗!”;人过中年,“身

在异乡为异客”时的“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!”;晚年回归,蛰居太湖时的“办学堂、教蒙童”,南师用一生坚守和践行了自己的誓愿。

及至晚年,尤感急迫,南师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誓愿,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、夜以继日,生命不息、奋

南师的背影

查旭东

斗不止。这样的思想精神,这样的使命担当,若非亲眼所见,我们这些“现实”的现代人无法相信,世间尚有这样的人物存在!

南师一生,克服艰难困苦,冲破重重关隘,挽救传统文化。这是老一辈中国人的文化脊梁、精神背影!

南师生前、身后,褒贬、毁誉始终伴随左右,“誉之则尊如菩萨,毁之则贬为蠹贼”(语出南师《狂言十二辞》)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南师离去,智者远行,这是一个时代的背影!

“现在我们的教育,愈来愈普及,知识的范围也愈来愈普遍,实非前三十年可比。但是我们青少年们的学术思想,以及‘见义勇为’、挺身而出‘救亡图强’的精神和心理,却远不及上一辈的老少年们。”这是南师曾经的“警告”,也是当下众生应引为棒喝警世之语。属于南师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,而属于今人的这个时代刚刚开启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,大师身后的我们,是否能无愧于先师贤哲的教诲,是否能践行自己的诺言,自利利他重实行,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和明证。

江南文化的后院

兴于隋唐,隐于近代,这是扬州的前世今生。扬州似是一座没有“现代感”的城市。低调,幽静,富春楼下的林荫蜿蜒。何园的暮春,个园的秋深,引得隐踪处处。在隋唐的文化版图上,明净如几的扬州,辐射千年的繁盛和热流。江南文化的根基在于独特的细腻,一曲《茉莉花》,一方墨迹,一束画风,足以牵引中外的目光。运河承载着千年熙攘,淮扬地理与文化气场的低调调,向整个江南甚至全国派送各种文化气息。延展盛唐江南文化的扬州鉴真,六度泛海,向东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;平山堂的油墨松香,一直散发到士子的漫漫心空。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,是杭州平分扬州明月的黄金岁月,但扬州不仅不生气,还乐意接待来自杭州的苏东坡,诗人面对低调幽密的大明寺,慨然会通西湖的古与今、忧和乐。富足的扬州盐商,经营中不忘文化的辗转传承,在流动的运河上,商流文脉在此圆融;舟楫往来间,文化的帆影在天际氤氲流布。扬州是文化的码头,更是历代文士的荟萃之地。马背上的李唐,在此与扬州文化相晤流连。可以说,扬州造就了半个盛唐的文脉。

寂静里,自行车的铃声响过街衢,茶楼上清净的谈论牵引阳光的透入,二十四桥的白昼与黑夜的缝隙里飞出远古的钟声,广陵一抔黄土,埋藏乱世暴君的寒怆。那个时代的大轮转得好,节操的高义带着唐人转向气象的高远处,治化的万民包得下边远的荒芜,也纳得了近尺的天籁。直到今天,扬州也并未完全屈从烦躁中的物欲,而是在晴雨间的画舫边保留古昔的尊严。

扬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是江南唯一不通火车的文化古都,说开了,它是继承古风比较彻底的旧文士,有点像奈良。但历史方位明确,它知道如何躲过灾祸,如何保存文脉。雕版印刷的发达,使众多珍贵刊本得以延护。雅俗的界限,在这里没有顾忌,只有畅聊。扬州人话不多,但绣口一开,就是历史。从扬州的文化历史的发光点,我读懂了神交已久的盛世,明白了什么是绚烂归于平淡的高雅!此刻来接引我的,是远方闪闪的光亮。

兴于隋唐,隐于近代,这是扬州的前世今生。扬州似是一座没有“现代感”的城市。低调,幽静,富春楼下的林荫蜿蜒。何园的暮春,个园的秋深,引得隐踪处处。在隋唐的文化版图上,明净如几的扬州,辐射千年的繁盛和热流。江南文化的根基在于独特的细腻,一曲《茉莉花》,一方墨迹,一束画风,足以牵引中外的目光。运河承载着千年熙攘,淮扬地理与文化气场的低调调,向整个江南甚至全国派送各种文化气息。延展盛唐江南文化的扬州鉴真,六度泛海,向东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;平山堂的油墨松香,一直散发到士子的漫漫心空。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,是杭州平分扬州明月的黄金岁月,但扬州不仅不生气,还乐意接待来自杭州的苏东坡,诗人面对低调幽密的大明寺,慨然会通西湖的古与今、忧和乐。富足的扬州盐商,经营中不忘文化的辗转传承,在流动的运河上,商流文脉在此圆融;舟楫往来间,文化的帆影在天际氤氲流布。扬州是文化的码头,更是历代文士的荟萃之地。马背上的李唐,在此与扬州文化相晤流连。可以说,扬州造就了半个盛唐的文脉。

寂静里,自行车的铃声响过街衢,茶楼上清净的谈论牵引阳光的透入,二十四桥的白昼与黑夜的缝隙里飞出远古的钟声,广陵一抔黄土,埋藏乱世暴君的寒怆。那个时代的大轮转得好,节操的高义带着唐人转向气象的高远处,治化的万民包得下边远的荒芜,也纳得了近尺的天籁。直到今天,扬州也并未完全屈从烦躁中的物欲,而是在晴雨间的画舫边保留古昔的尊严。

扬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是江南唯一不通火车的文化古都,说开了,它是继承古风比较彻底的旧文士,有点像奈良。但历史方位明确,它知道如何躲过灾祸,如何保存文脉。雕版印刷的发达,使众多珍贵刊本得以延护。雅俗的界限,在这里没有顾忌,只有畅聊。扬州人话不多,但绣口一开,就是历史。从扬州的文化历史的发光点,我读懂了神交已久的盛世,明白了什么是绚烂归于平淡的高雅!此刻来接引我的,是远方闪闪的光亮。

博士毕业时,导师送了我一本书,扉页写着一段话,意思是人生就像“六边形”。我理解,“六边形”结构稳定,寓意是一个圆滑和棱角的折中,象征六合、六顺之意。人在社会上不可像圆那样圆滑,也不能像正方形、三角形那样有棱角,应该做一个六边形的螺母,坚守自己的岗位,平凡地付出,实现有意义的人生。当时即将而立的我,对做事的轻重缓急感悟不深。人到中年,百态俱历,慢慢内心丰富了。没想到这和我恢复跑步有关。

初中时我便有跑步的习惯。那时学校每天有晨跑,自己是班长,体质又弱,对跑步就格外上心。一直到工作,其间不时中断,但不久会再捡起来。每次捡回来的原因,多少带着实用主义心态,希望它帮自己解决一些人生难题。

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后,跑步不自觉地坚持了下来。为什么会坚持?现在用 ChatGPT 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。自

南师身后的这十年,一众南师的后人、学生、追随者,或承袭师志、编书著文,或弘道释疑、教书育人,或实业兴邦、入世济民,或慈善公益、扶危助困……虽能力有大小、禀赋有差异,但各自在努力着、坚守着、传承着南师的事业。优秀代表当属刘雨虹先生(1921—2021),为弘扬南师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在南师削瘦却坚定的背影面前,喜欢他的人视之如“明灯”,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,即将南师“神化”“神秘化”,对他的言行给予过高、过度的解读,甚至出现一些“个人崇拜”式的宣传,难免有“捧杀”的嫌疑,其危害甚至比贬损、“妖魔化”南师更甚,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对此,刘雨虹老师生前也曾忧心地表示:“南师不需要别人捧他,也反对搞个人迷信。”

也许,我们将不得不直面一个严峻的事实:今天的学人们,恐怕很难“见与师齐”,更做不到“见过于师”。如何避免“减师半德”甚或“减师数德”的不堪,我同意这样的观点:对南师更好的纪念,还是多读一些他的书吧。老老实实做人做事,履行好自己的那份职责,勿让前辈蒙羞,勿让后世埋怨,即属不易也。



还未到家就宣布马上要写一部新的通史著作。而他到苏州不久,又被调到北京去做研究了。

当今,除了他的亲人、学生、“粉丝”,有谁还会记得这位创造“古史辨”的大师呢?

今年春季,顾颉刚在苏州的故居即将面临全新的改造和修复,规划人员多次进行现场勘察,听说要恢复顾颉刚创立的文物书局。顾颉刚的孙辈顾行健先生正在收

当年“冷淡了顾颉刚”

王道

拾祖父的大批藏书和家具,约有一百多个箱子。

2023 年 3 月 27 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京病逝。此前她一直致力于顾颉刚学术著作整理和出版工作。未来,顾行健将接着做这

己虽不是大神,但不时还是有朋友问起这个问题。放在以前,我可以很快讲出,现在却总无意识地顿一下。因为原因早已不那么单纯。但我想有一点没变:跑步是一种平衡。想想,这不就是“六边形”吗?

对我来说,速度不是坚持的全部,因为我不算一个严谨的 PB(个人最好成绩)追求者。从 2016 年冬第一个“苦不欲生”的半马至今,6 年多来,全马成绩 3 小时 20 分,半马 1 小时 28 分,只能算渐进跑者。那是因为健康指标的改善? 跨界跑友之间的多样性交流? 晨跑灵感? 每天多 1 个小时的风量? 或许都是,但也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坚持。想想还有一点,就是在跑步中能够直面矛盾,感悟人生的“六边形”。

跑步难也易。每个人都要服从熵增

朋友自海外来,我点了几道本帮菜招待。朋友笑道,本帮菜还是“重油赤酱,汤宽色红”?“当然不是!”我告诉他这“重油赤酱,汤宽色红”不是本帮菜的全部传统特色,其实本帮菜中也有不少味淡汤清、色彩明丽的菜肴。

朋友有点惊讶,觉得自己浅薄了。我连忙解释,我原本也不懂这些,而是在当年采访上海老饭店时,饭店老书记陈福根告诉我的。老陈说:“认为本帮菜的特色就是重油赤酱、汤宽色红的人很普遍。”随后,他便讲起了一件趣事。

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喜食清淡素雅的菜肴。有一次,她随同一个参观团游览了豫园后,被安排在老饭店吃午饭。她心里有点嘀咕,本帮菜讲究浓油赤酱,能做出什么好菜呢?

谁知,老饭店的厨师善察人意,捧到桌子上的都是清淡素雅的菜肴。尤其当白杨提到那道“扣三丝”时,更是惊叹不已!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盘细如棉线的火腿丝、鸡肉丝和冬笋丝烹制的,红白黄三色相间、汤汁清澈的名菜,竟像观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,久久不忍动筷。

事后,白杨还特地记下了当时的心情:“我在上海居住了好多年,竟然对本地名菜扣三丝一无所知,朋友向我推荐,也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有一天,在老饭店吃了这个菜,竟出乎意料,猛一看汤碗中间堆着的红白黄色彩分明,像一个馒头,细看竟是一根根火柴梗还细的丝,排得齐齐整整,堆砌得圆滚滚的。当挥动筷子,把火腿、鸡肉、冬笋和鲜猪肉的鲜嫩细丝送进嘴里细细咀嚼,又喝着清醇的汤汁,这才觉得风味醇正爽口,咽下肚去,还觉得回味无穷,给我留下的印象难以忘怀。从此,我不但爱吃这个菜,而且也常向朋友推荐了。”

老陈当了多年的书记,他知道在接待外宾时,应该怎么做。

1991 年 12 月 12 日上午,老饭店万经理接到上级通知,某国总统游览豫园后要来老饭店吃午餐。

外交无小事!老饭店上下立即动员起来,出主意,想新招。万经理提出:“总统年事已高,不宜多吃重油赤酱的含骨菜点。”特级厨师李伯荣沉思片刻后,挥

件事。他收拾着别人写祖父的点滴篇章和文论,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,在苏州的小巷深处,曾走出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。

顾颉刚生前把在京的六万册珍贵藏书都捐给了所在单位,还立遗嘱把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学院,从而成为该院首位遗体志愿捐献者。今年清明节,新一届的医学生还向顾颉刚先生的骨骼大体鞠躬致敬并静思献花。

最近,在苏州昆剧传

笔写下了一份“总统菜单”,其中六道热菜是:清炒虾仁、蟹粉豆腐、脆皮花卷、荠菜冬笋、三鲜鱼肚、韭黄鳝背,一道清汤鱼圆,另外有枣泥酥、香菇菜包、鱼茸春卷、藕粉汤圆、香麻软脯五道点心。众人传阅后,一致同意。因为这份菜单既富有本帮菜的传统特色,也吸取了各帮菜点的长处,呈现出清淡素雅、无骨软糯、汤汁清澈、入口鲜美的特点。

总统入座后,李伯荣挑选几名助手亲自下厨烹制。当这套菜点捧上桌时,只见总统站起来,逐个观赏,啧啧称奇。当总统首先尝了一口鱼茸春卷,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时,大家也都轻松地笑了。

餐毕,陪同总统的庄晓天副市长高兴地说:“老饭店的菜味道不错,点心也不错,总统很满意。今后我要多带外宾来这里品尝本帮菜,加深他们对上海的印象。”

回忆到这里,老陈又笑了笑说,其实啊,本帮菜里的传统菜肴味道是很不错的。你不能光看“卖相”,而是要亲口去尝一尝。接着,他讲了一件著名影星陈冲吃“糟钵头”的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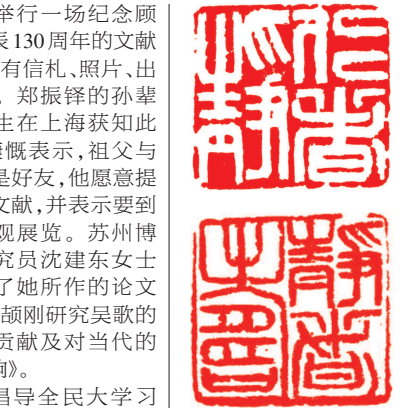
1989 年春节期间,影星陈冲回沪探亲访友,著名导演谢晋特地请她到老饭店吃家乡菜,并专门点了一道糟钵头。一开始,陈冲看着那大瓷碗里的猪心、猪肺、猪肝迟迟不敢下筷,不过总觉得有一股糟香扑鼻而来。

谢晋知道她的担心,笑笑说:“你尝一块试试。”说完,自己先夹了一块放入嘴里,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陈冲忍不住也跟着夹了一块送入嘴里,只觉得满嘴鲜香,非常好吃,竟一连吃了好几块。最后,她赞美道:“真想不到,这糟钵头味道竟然这么好!”

此刻,谢晋与老陈都会意地笑了。接着,谢晋对服务员说:“如果将这盛糟钵头的细瓷碗换成过去的粗钵头,就更有趣味了。”

老陈钦佩地对我说:“谢晋不愧是大导演,对细节非常敏感。早年浦东农家的是用粗钵头盛这道菜的。如果我们改用粗钵头来盛糟钵头的话,就更能体现出本帮菜的传统韵味了。”



仁者静 静者寿
王琳篆刻

种各样的声音:风声雨声、鸟声蝉声、车声人声,还有自己的喘息声。“跑步会伤膝盖”“下雨了不要跑了”“大热天跑步有病吧”……这些,对耳朵来说都是噪声。但另一方面,噪之中一定有真。这些真,只有亲历其中才能体会。

难、失、噪,在跑步中是常态,在人生中也还是常态。面对熵增定律,面对成本,面对议论,如何决策选择? 答案就是在迎难而上的前进中,寻找“六边形”的最优解。某种意义上,每一次跑步就是一场人生极简化的预演。只有解决好“六边形”问题,跑者才能收获奔跑的快乐,收获坚持的动力。曾看到一句话,非常喜欢,在此分享:向前迈步不就是人生最安全、最稳定的策略吗?

正是城市生生不息的发展,我们才有了跑步时的河畔清风,眼中美景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郭 影